

曲阜碑目輯錄

駱承烈

曲阜師院孔子研究室印

一九八一年

目 录

前言、曲阜的碑刻	2
编辑说明	11
一、汉 碑 (25 块)	14
二、隋唐碑 (13 块)	27
三、宋金碑 (41 块)	31
四、元 碑 (98 块)	44
五、明 碑 (329 块)	70
六、清 碑 (201 块)	135
七、民国碑 (12 块)	181

(共 725 块)

曲阜的碑刻

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曲阜，几千年来留下很多文物古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城内外的历代碑刻，据统计，约有六、七千块。在这座碑碣中，除去孔林里面千篇一律的墓碑之外，有一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也有近千块之多。主要集中于孔庙、孔府、孔林、颜庙、周公庙、少昊陵、尼山等处。其中又以孔庙为最多。这些碑刻按时间来说，从西汉到民国年间历代均有，按形制来说，有立在地上的石碑，有嵌在墙上的石碣、题记等。最大的重几十吨，高达五、六公尺，最小的只有十几公分长；依碑的类型来说，有祀孔碑、谒孔碑，功德碑，豁免差徭碑、“旌忠”、“节孝”碑以及各种墓碑及题记等。当时立碑的人，有封建帝王，就是贵族显官、儒生文士，“圣贤”后裔；立碑的目的自然都是为了维护与巩固封建统治，但这些石碑却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种种情况，大都能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出某种历史问题。有的还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因此它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一部分的拓本四处流传，影响甚大。

综观曲阜碑刻，大致可以得出下列一些看法。

第一，从大量历代帝王、大臣们祀孔、祭孔碑中，可以看出历代帝王怎样利用孔孟之道巩固其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重要的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竞相利用对孔孟之道的大力

宣扬，来培养干才，欺骗与奴役劳动人民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明成化四年（公元1648年）的《御制重修孔子庙碑》。明朝皇帝朱见深在这幢碑之中一开头就骂道：“朕唯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明确地道出孔孟之道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文中说：“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他们正是利用孔子之道所提倡的三纲五常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既然孔子思想对封建统治者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他们便尽力吹捧什么“假使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也。”在另外的一些碑上更把孔子思想与天地相比拟，如“道之大原，实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圣传。传道者何，唐虞三代。仪范有王，万世永赖。圣人之功，与天比隆，圣人之祀，垂之无穷。”②有的更直接道出“圣人之道，一天道也”，“奉天尊圣，理原合一”③都把孔子思想与天命论结合起来，证明封建的皇权乃是天所授，其对人民统治乃天经地义。为此历代帝王对孔子及其弟子竞相封谥。孔庙、颜庙、周公庙中就有不少对孔、颜、周公封谥的“御碑”。如唐赠《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宋真宗立《勅修文宣王庙碑》，金章宗立《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元武宗立《加封制谥碑》及清康熙帝的题字。如此等々都明确地标识出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尊封为“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及“万世师表”。当然，他们对孔子的尊奉是

有其目的的。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宗铁穆耳对孔子的加封碑上，当把孔子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抬到“叩人的尺度”以后，接着就说“尚资神化，祚我宣元”的话，明确地告诉人们：元朝皇帝把孔子尊奉成天神一样的目的，原来正是希望用他的思想来保佑（祚）自己的统治地位。清乾隆帝曾几次到过曲阜，他每到一处，即赋诗题词，曲阜留下他大舅的手书碑碣，其内容自然也不外“望道吾何见，徒存景仰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封建皇帝既然如此，一般大臣自然也就亦步亦趋。如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山东巡按御史钟化民《祭颜子碑》中就有“夫子发圣人之蕴，教万事无穷，其几在复。复见天地之心，复见夫子之心。呜呼！人孰无心，万世而下，能复其本来之心，即见夫子与天地之心。”明显地表露出他要“复天地之心”，“复夫子之心”，正是要把孔孟之道说作人世间一切纲常伦理之本，金科玉律。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

节二、在曲阜碑刻中还有一部分封建帝王赐给孔子嫡裔特权的碑刻。对孔子嫡系长支重用，加官晋爵，赐特权赐土田，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尊崇孔孟之道的手段之一，这样做的结果就在孔子故乡培植出一个历代不倒的孔氏贵族地主。这也有不少反映在碑刻上。如东汉永平元年（公元153年）的《孔庙置守卫百石卒史碑》中就记载了汉桓帝的诏书，上面记载依据鲁相乙瑛的请求，规定孔庙春秋两次大祭，并任命孔龢为“百石卒史”，专司卫护孔庙。永寿二年（

公元156年)的《韩勅造孔庙礼田碑》中曾记载着桓帝下诏准免元官人后世差徭的内容。曲阜孔氏优免国家差徭的规定由来已久,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其特权更多。孔府二门里的《孔克坚与朱元璋对话碑》中就明确地体现出这一问题。元朝末年,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曾效忠于元朝统治者,为他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可是朱元璋一旦称帝后,孔克坚马上专程去南京朝见朱元璋,对其备极恭顺,尽力吹捧。朱元璋则赞扬“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希望他家“在我朝代里再出些好人呵”。两首密札勾结以后,朱元璋马上赐给孔府土地两千六顷,并钦拨村庙洒扫户、社户、架户等一有一十五户。^⑤这些规定不但载于国家的典册,孔氏的家乘,有的也体现在碑刻上。孔府大堂后的《洒扫户人名碑》中就记载了当时一部分钦拨户人名单。入清以来,御赐特权更多,尤其乾隆帝历次到曲阜朝圣时,陆续颁赐给孔府一些宝物与特权,此后的还不少。如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复沛县祭田碑》中就重申了当年封建朝廷赐给孔府祭田的数目,并表示有清封建朝廷撑腰到江苏沛县去查找迷失的祭田。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祀孔学免差徭碑》及孔庙毓粹门内的《重立豁免差徭碑》中,都明确地标示出孔府大地主的种种经济特权。孔府的庙户、佃户按律可以优免国家差徭,但是都要听从孔府的剥削与奴役。建筑在这种经济剥削压迫之上的是其政治统治、奴役人民的特权。文化上也不例外。立于孔府之东,当年考棚内的《考棚碑》中记载清代的兖州

东考棚科考时，附近的邹、滕、峄等十一个县各占一份名额，而曲阜则占三个名额。亦即除县内一般学子以外，孔氏后裔及“四氏学”（专为孔、颜、曾、孟子所设的学校）各享一份特权。在乾隆巡幸曲阜时，曾多次占问过当时的“衍圣公”孔昭焕，在一块写给孔“远宦诗”的碑刻中，曾说“诂正荣卿一家独，可知尊圣有王同”。道出了自己优崇孔氏后裔正是仿效历代帝王的传统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原因则是“岂为卿家荣幸独，荣儒雅化示宸濂”。原来封建统治者如此优渥“圣裔”，正是他们推崇孔孟之道的一种具体手段。

第三、在曲阜的碑刻中，还有一些体现农民起义及人民反抗斗争的内容。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当然不会为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树碑立石的，但却在其尊奉孔子，宣扬其“文治武功”的时候，往往在碑刻中透露出人民反抗斗争的某些消息。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反抗者恶狠狠的咒骂声中可以看到农民起义对封建制度反抗的点滴材料。孔庙内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2年）《察罕帖木儿祭庙碑》中就曾记载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的材料。元朝末年，红巾军分三路向北进军时，以毛贵为首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山东，摧毁了元朝政府在山东的反动统治，使“族人士大夫（曲阜的封建势力）逃难解散四方”，造成“祀典废弛将数年”，孔庙内出现荆棘满院，四处鸟巢的荒凉景象。另一块《城阙里记碑》本为明嘉靖年间重修曲阜城的记载，但在上面却出现了“正德末，‘盗’充斥，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以及“赫马于廷，污节于他”，致使出

现“方屡散走，神人震恐，岌々乎危亦甚矣”的内容。另在《奎文阁重罪节箴记》、《正罪八年孔闻韶碑》及孔林前《林前莘六村居民感恩碑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明朝末年，鲁西南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陷邹滕，攻郡邑，犯曲阜”的内容也在歌颂刽子手起而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碑文中透露出来。不但明末清初“土寇频发”的记载很多，清代以来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内容也为数不少。如孔林内《孔广贤墓碑》中就曾有“咸丰十年，捻匪入境，其有胆不敢而死”的记载。辛亥革命以来，孔孟又遭大哀的记载，“林殿残”的现象也见于廖育力为孔德成《王氏修葺至林记碑》的题跋中。1929年“子见南子”反封建斗争也在《孔繁林墓碑》、《孔传靖墓碑》中透露出来。

第四、曲阜的碑刻，除大多汉文碑以外，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碑以及这些少数民族文字与汉字对照而刻的碑。更有一些对边疆少数民族情况的记载。例如元朝的碑碣不甚多见，曲阜却有近百块。不但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多元代白话，是研究当时文字学的珍贵资料。在孔庙十三碑亭及颜庙中，也还有一些巴思巴文（古蒙文）、满文碑及汉、满文和汉、蒙文对照碑。它不但给后人留下可靠的古文字，还能使后人通过两种文字的对照进一步研究蒙、满文和汉字的关系。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乾隆时记载清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两幢碑。一幢是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满、汉文对照的《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一幢是乾隆二十年（公元17

55年)的《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1746年，位于我国四川省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企图兼并附近土司，次年，清政府出兵对其进攻，前碑记载了当时清政府与莎罗奔作战的情况。经过这次及以后的几次战争，清政府战胜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巩固了对西南边境的统治，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清帝国的必要准备。后碑记载了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内容。清朝初年，新疆准噶尔的上层份了噶尔丹勾结沙俄，背叛祖国，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清政府从公元1690年到1755年的六十余年间曾多次派兵对其作战。终于在1757年取得了平叛的最后胜利，巩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统治。碑文中记新疆一带的少数民族原名“山戎、薰粥”，自周秦以来就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无之商，久辱版章，岁朝贡，从征狩，执役惟谨”。准噶尔瓦里特“本朝元之臣仆，叛出据西海，终明世为边患。至噶尔丹初稍强，吞噬邻蕃，阑入北塞”，清初才对其开始用兵。这次战争“筹事不过一年，兵行不过五月，无亡骸遗矢之费，大勋以集，遐旅以定”。这块碑刻具体反映出我国内地和新疆人民血肉不可分的关系，也是批驳新、老沙皇妄图侵吞我神圣领土新疆的有力证据。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曲阜的大冢碑刻中，很多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有些更是全国罕见的珍品。其中汉魏碑保存的数量占全国第一位。足有二十多块。最早的一块《鲁元年北陛石碑》，系汉景帝时封曲阜的鲁王刘余时所立，其时间之早，在国内屈指可数。另一块《

《鲁孝王刻石》是西汉皇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之物，它是显明昌六年（公元1191年）在太子钓鱼池中发现的。全文为“五凤二年鲁州四年六月廿日成”。字体是隶兼篆书，“笔势契劲，美可测倪”，实为当年石工所书。其他汉碑如西汉末的《祀其乡校坛刻石》《谿府夷坛刻石》东汉桓、灵帝时的《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鲁相韩祐造孔庙碑》、《鲁相史晨祀孔子庙碑》、《鲁陵太守孔彪碑》、《豫州从事孔褒碑》等。魏碑中如曹魏时的《鲁孔子庙碑》、北魏时的《魏兖州刺史君碑》、《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张猛龙碑）、东魏时的《鲁孔子庙碑》，北齐时的《夫子庙碑》，隋朝的《修孔子庙之碑》以及不少唐、宋、金碑及大异元、明、清时的碑。这些碑文从书法艺术上来看，很多水平甚高，历代道美之辞不绝于书。如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的《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人称“隶书特美”，“第一手也”，《韩祐造祀孔碑》书法瘦劲尤秀，亦为汉隶中之杰出者。《张猛龙碑》笔法劲健尤奇，结构富有变化，碑阴字体尤为恣肆，为魏碑中最在广的一坐。《贾使君碑》书法高古不俗，有人说唐褚遂良之书法即本于此。另外，孔庙中还有一些米芾、赵孟頫、康有为等著名书法家的手书刻石及一些摹王羲之等名家的碑刻等。大异的汉魏碑多年来一直置于孔庙同文门下，有的在露天，任令风雨侵蚀，造成一些损坏。最近已将这一批艺术珍品全部移入孔庙东庑，系统排列，妥为保管，更便于参观。两庑北头有三万多块玉虹楼刻石，是清乾隆年间孔继述搜集撰

迭偃工镌刻而成。在这组碑刻中历代名家的法帖几乎全备。虽系摹刻之物，但也工微逼真，经历了二百余年，又加集于一起，更是一套难得的历代书法集锦。另外，孔庙圣殿内还有传为晋人颜愔之、唐人员道子等绘制的各式孔子像刻石，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曲阜的碑刻包罗宏富，内容充实，是一批宝贵的历史史料与艺术珍品，有待于文物、历史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前去开发和利用。

注：①孔庙十三碑亭北面的几幢御碑的碑身、龟趺、水盘有的加起来重八十五吨。

②元十六德五年《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

③清雍正八年《重修阙里孔子庙碑》

④清乾隆二十一年《孔子故宅井赞碑》

⑤明洪武元年《朱元璋与孔克坚对话碑》

编 辑 说 明

曲阜的碑刻，延续两千余年。累世增添，屡经变迁，变化甚大。其中著名的碑刻过去一般金石书业多有记载，地方志中亦记录。但有的记载偏少，有的失之过简，有的错误太多，很难为研究，使用者所据。又加上多年来自然的损毁，人为的破坏，致使有些至今不存，研究，使用起来更不知虚实，难以使用。现经多次观察、记录、整理、核对、将其要者辑录下来，以供研究历史、文物及书法艺术者所用。

所谓选料，即选取其中有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的一部分。现从七、八千块碑刻中选录出七百多块。本资料所录均在曲阜现存碑刻中有一定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者。遇有下列情况则未录。一、过去一般金石书业虽曾有记载，但原碑现已^不存或无法查找者不录；二、有的碑虽仍存在，但损毁过重或碑面字迹已不可辨认，或因其他原因已无法对该碑进行考察者不录；三、孔林内很多墓碑，内容千篇一律，书法艺术价值又不大者，一般不录；四、明万历年间，巡按御史何出光曾集大异孔子画像，雇工刻成《圣迹图》一百二十幅。这些刻石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但此图已有专书，故不录；五、清乾隆年间，孔子族人孔继涑僱人铸刻的《玉虹楼碑》将国内各家的手书荟萃一起，艺术价值甚高，但皆当时翻刻之物，亦不录。

本书对各个碑刻记录的情况大致是：一、依据碑刻立石的年代

分为汉魏、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七部分。每部分各碑均依年代先后列出，同年代中又以孔庙、孔府、孔林、颜庙……等顺序排列。有的碑具体年代不详，但大致可以确定属于何朝代时，即附于该部分之后；二、在记录碑刻名字时，一般就碑刻本身文字命名。有的碑刻略小，显系石碣，为记载方便，亦多以“碑”称之。为使清晰起见，碑前多冠以立碑年号。有的碑刻另有俗称或简称者，将其附于碑名后之括号内。有的碑上并未标示时间或残缺已难辨清，便根据有关书籍及该碑其他方面，推测出其年代或大致年代。三、每块碑刻长宽、厚度的尺寸一律以公分（cm）表示。此皆指原高，碑下的龟趺、水盘、石坐、石台基等均不在内。四、因碑中有的有正文、题跋、款识，每行字数也有时不齐，故所记碑中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係约数。五、每块碑的原文、解释或记载见于何书据所知者均列于其后。因各书版本不同，故一般只记书名及卷数，不记页码。清光绪年间孔昭薰曾编《曲阜孔庙碑目》，民国年间孔祥霖曾编《曲阜碑碣考》，两书虽辑录孔庙、孔林等处一些碑文，但内容极略，参看后不能对该碑有较全面的认识。又加上近世战乱，损毁甚多。故本书皆记现存碑目，并力求作较全面的介绍，以供研究考参。

附：曲阜碑刻所见于主要金石书、地方志及其他书的书名：

欧阳修《集古录》	北宋
欧阳修《六一题跋》	北宋
赵明诚《金石录》	北宋

洪适《隶释》《隶续》	南宋
《幸鲁盛典》	清康熙年间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	清乾隆年间
牛达震《金石图说》	“ “ “
武亿《金石三跋》	“ “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	“ “
冯云鹏、冯云鹗《金石索》	“ “
王昶《金石萃编》	“ “
“ “《金石萃编未刻稿》	“ “
阮元《山左金石记》	“ “
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	“ “
潘耒《曲阜县志》	清乾隆年间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	“ “
张德容《金石聚》	清同治年间
杨世襄等《山东通志》	清光绪 “
马邠玉、荆石甫《汉碑录文》	1918年
方若蓀《校碑随笔》	1923 “
甘鹏云《采雅堂碑录》	1935 “
孔昭曾《续修曲阜县志》	1934 “
吕兆祥《陋菴志》	
马衡著吉(白)《孔孟至迹图记》	1942 “

舒新城等《辞海》

1947年

中华书局《新辞源》(历史部编)

1961

一、汉魏碑 (25块)

善九年北陛石碑

西汉景帝三年(善九年、公元153年)

孔庙东庑北起第—石

碑高20cm, 宽41cm, 厚93cm。隶书。四行, 行二、三字。

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

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六月

孔庙东庑北起第—二石

碑高42cm, 宽70cm, 厚40cm。隶书。三行, 行四、五字。

左侧有德商跋、行书。十一行, 行十三——十四字。

《金石索、石索一》有图及释, 《金石图说》甲上有图及释, 《两汉金石记》卷七有原文及释, 《潜研堂金石跋尾》卷一有释, 《金石萃编》卷五有释, 《汉碑隶文》卷上有原文及释, 《校碑随笔》卷十有记, 《山东通志》卷百五十有原文及释, 《襄宇访碑录》卷一有记。《山左金石志》卷七有释, 《金石索》卷一有原文及释, 《曲阜县志》卷五十八有原文及释, 《续修曲阜县志》卷七有记, 《孔孟至迹图记》52页有照片及跋。

唐开元二年祝其卿坟坛刻石

西汉孺子嬰居攝二年（公元七年）二月

孔廟東庑北起第石

碑高 26 cm，寬 97 cm，厚 49 cm。篆書。四行，行三字。

《金石錄》卷十四有記，《金石索、石索一》有圖及釋，《兩漢金石記》卷七有原文及釋，《潛研堂金石跋尾》卷一有釋，《金石萃編》卷五有釋，《漢碑錄文》卷上之有原文及釋，《山東通志》卷九有記，百五十有原文及釋，《襄寧坊碑錄》卷一有記。《金石聚》卷一有原文及釋，《平津讀碑記》卷一有釋。《山東金石志》卷七有釋。

上谷府卿故詒刻石

西汉孺子嬰居攝二年（公元七年）二月

孔廟東庑北起第石

碑高 32 cm，寬 66 cm，厚 38 cm。篆書。四行，行三——四字。

《金石錄》卷十四有記，《金石索、石索一》有圖及釋，《兩漢金石記》卷七有原文及釋，《潛研堂金石跋尾》卷一有釋，《金石萃編》卷五有釋，《漢碑錄文》卷上之有原文及釋，《山東通志》卷九有記，卷百五十有原文及釋。《金石聚》卷一有原文及釋。《平津讀碑記》卷一有釋。《山東金石志》卷七有釋。《襄寧坊碑錄》卷一有記。

王陵墓石碑

東漢年間（公元 25——220 年）

孔庙东庑北起第_五石。

碑高220cm，宽92cm，厚48cm。隶书，左_上，二行，四、三字（共七字）。左下另有三字。

发现于城南九龙山，为当地第_三号墓封门石刻文。见《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72年第_五期）。

永_兴元年乙_瑛置守庙百石卒_使碑（乙_瑛碑）

东汉桓帝永_兴元年（公元153年）六月

孔庙东庑北起第_六石

碑高190cm，宽91cm，厚20cm。隶书。十一行，行四十字。后_宋人题字二行。

《集古录》卷三有原文，《金石录》卷十五有_记，《隶释》卷一有_释，《金石索·石索二》有_图及_释，《金石图说》甲下有_图及_释，《金石三跋》之《一跋》卷一有_释，《两汉金石记》卷六有原文及_释，《潜研堂金石跋尾》卷一有_释，《金石萃编》卷_八有_释，《汉碑录文》卷_上有原文及_释，《校碑随笔》卷一有_记，《曲阜县志》卷_{五十一}有原文及_释，《阙里文献考》卷_{三十三}有原文及_释，卷_{三十五}有_跋，《山东通志》卷_九有_记卷_{百五十}有原文及_释，《辞海》48页有_记。《寰宇访碑录》卷一有_记。《元一题跋》卷二有_释。《金石聚》卷_九有原文及_释。《平津读碑记》卷一有_释。《幸鲁盛典》卷_八有原文及_释

永_兴二年孔_谦碑（孔_德碑）